

- 昆仑文学丛书
- 昆仑出版社／出版

爆炸

Baozha

莫言／著

这是莫言自选的一本昆
仑文学丛书——有

近年在文坛引起“爆炸”的
中篇力作，也有作者初学
写作时的短篇作品，还有
作者自写的序言——“我的
垦”对莫言感兴趣的读者，
可以翻开这座“垦”，寻求
你欣赏的艺术品，认识
作家独特起来的“天地”。





爆炸

莫言／著

昆仑文学丛书·昆仑出版社

· 昆仑文学丛书 ·

爆 炸

莫 言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北京东升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9 $\frac{1}{4}$ ·插页1·字数198(000

1988年8月第1版·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800

ISBN7-80040-045-X/I·37

定价: 2.27元



李 1/2

作者小传

莫言，原名管谟业。山东省高密县人。1956年生，1976年入伍，历任战士、班长、保密员、马列主义理论教员、宣传干事。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1年开始创作，发表过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数十篇。

我的“墓”

——自序

首先我给您鞠一躬，表示我对您读我这本书的谢意。我是个刚从高密东北乡高粱棵子里钻出来的乡巴佬，还没学会虚情假意，时间这么宝贵，您为我浪费时间，我真的感谢您。另外，您不要笑话我，不要笑话我不知天高地厚，鲁迅先生把他的一些作品集成《坟》，我把我的一些作品集成“墓”，不是我欢喜学样，而是我实在太喜欢先生以《坟》名书的深刻涵意了，把《坟》改成“墓”，就算是我的“创造”吧，您千万别笑话我，求求您。

我讲个我的故事给您听吧，很短，您耐着点心。“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家乡的一个供销社里当临时售货员时，经常往酒缸里掺水，掺进一瓢凉水，搅和搅和，然后舀出一瓢掺了凉水的白酒，咕咚咕咚往肚里灌。下酒菜极简单，老百姓菜园子里有大葱我就拔大葱，没有大葱就拔大蒜，没有大蒜就摘尖羊角辣椒。葱蒜辣椒加烧酒，喝不醉也辣醉了，我的小腹就是让这“四辣汤”给灌毁了。那时候我每日呛得烂醉，天天醉等于不醉。我每天晚上都骑着一辆浑身响唯有铃铛不响的自行车回家。我骑车走六里弯弯曲曲、颠颠簸簸的窄河堤，车子乱摇乱晃，我在车子上也乱摇乱晃，旁人都为我捏一把汗，祝祷着我最好一头栽到堤下，把脖子杵到肚

子里去，但“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我从没出过车祸，我是在运动中求平衡，想要我死可没那么容易，阎王爷批给我一万斤酒，不喝完我不走。有一天晚上，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我骑车在河堤上往家摇晃，骑着骑着就摔了一个“狗抢屎”。我寻思着，这是咋回事？凭我的技术还摔了跤？眼前黑魆魆的一个土疙瘩，象个坟包子。我摸火柴，嚓一声点着，一看，果真是个坟包，坟包上插着一块白木牌子，上边用墨汁写着四个大字：莫言之墓。我想哎哟哟他妈妈的这是哪方的神灵？我还活蹦乱跳的怎么连坟都筑好了？我想他们一定弄错了坟里不是我我站在路上可木牌子上分明写着我的名字也许我真死了埋在坟里站在坟前的我不是我不是我又是谁呢？我大喊一声：哎，我没死！我划亮了两根火柴。一群碎砖头土坷垃劈头盖脸打过来，我趴在我的坟墓前，知道这会儿即使不死也要带伤。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典型的孙膑战术，马陵道上射杀庞涓的战法。等孙膑们撤了，我爬回了供销社。点起煤油罩子灯，从货架拿起一面方镜子一照，我吓了我一跳，额头上一个大包，颧骨上一片烂皮，鼻青眼肿，象从坟墓里钻出来的。

我醒了。天亮了，我找了两丈白布披在身上，腰里捆上根麻绳，头上蒙条白毛巾权充孝帽子，拿着一卷手纸，找了一根棍子拄着，放声恸哭着向河堤走去，满村的人都跟在我后头。走到河堤上，远远地就看到了我的坟墓。到了跟前，我撕了一张纸压在我的坟头上，又把手里的纸划火点着，纸灰飘飘扬扬地飞。一刀纸化毕，我跪在我坟前，为我磕了三个头，然后哭天抢地，我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一边哭一边拍打我的坟墓，我的巴掌把我的坟墓拍得硬梆梆的。乡亲们

见我动了真情，便眼泪汪汪地劝我：别哭了，别哭了，人死了，哭也哭不活啦！

我没死啊，哇哇哇……

没死更不要哭了，想开点吧想开点，往后少往酒里掺点水就好啦。

我死啦，哇……我说的是我死啦……哇……

乡亲们象架孝子一样把我架到供销社，那几丈白布拖拉成了黑布……

这是真事，你不要以为我又在这里“魔幻”呢！我要能“魔幻”早就不是这样啦。我为自己大哭了一场，一个人能为自己哭丧，毕竟是件英名远扬的事，你到高密东北乡去打听写小说的莫言，没有几个人知道；可你要打听为自己哭丧的莫言，没有几个人不知道。

面对自己的坟墓，是一件非常严肃、非常沉重的事情，即便你想幽默轻松也幽默轻松不了。当年那座坟墓是一群恶作剧的人为我修筑的，那座坟墓使我懂得了做一个正直诚实有良心的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在那座坟墓前烧纸化钱，披麻戴孝，放声恸哭是在执行自我批判；哭丧的恶作剧是我庆祝觉悟人生道理的典礼。我永远会记住那座坟墓，永远感谢那些为我筑墓的人。这座“坟墓”，是我自己筑的。我在这里边埋葬着八篇小说，面对这座“坟墓”，我的心情更加沉重，态度更加严肃，如果当年我是为在酒里掺假的丑恶行为痛哭着反省，那么今天我如果要哭，就是哭我倾注到小说里的感情掺了假，感情一旦掺假，就变得一文不值，而长期的感情掺假，就会成为一种心理惯性，就会连自己也分辨不出什么是真感情什么是假感情，最后连自己是类人猿还是类猿

人也搞不清楚了。

收在本书里的前四篇小说，尽管艺术上难免粗疏，但感情是真的，如果您对中国的农村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话，您就会发现我不是在骗人。

后半部分四篇中，《岛上的风》、《雨中的河》感情是虚假的，是准艺术，收集进来，供您批判。这类小说，故事无论编得多么圆满，语言拾掇得无论多么花里胡哨，手法玩得无论多么扑朔迷离，归总都是不中用的、缺少灵魂的、没有生命力量的纸花纸草。其余两篇，多系早期之作，里边的感情是真的，真的不一定是深刻的，感情的深刻恐怕与人生阅历有关系，写这些小说时，我还是个战士，那时认为善能改造人类，善是美的灵魂，拼命搜集到的心灵美的火花，照耀着我的小说中人物的圣婴般纯洁的脸庞，片面真实的夸大，导致了总体的虚假。

如果可以把感情的深刻程度比做胃病，那么，收在本集里的小说，有三篇是浅表性胃炎，有三篇是胃溃疡（偶尔也出血），有两篇是完全健康的却装病呻吟，我当然想写出胃穿孔的小说。

我站在这座“墓”前。

我决不可怜自己。

我给您再鞠一躬，您是我的上帝。

权为序。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日

责任编辑：董保存
封面设计：王 俭

目 次

我的“墓”（自序）	（1）
爆 炸	（1）
金发婴儿	（50）
草鞋窰子	（121）
断 手	（139）
流 水	（157）
白鸥前导在春船	（197）
雨中的河	（215）
岛上的风	（261）

爆 炸

父亲的手缓慢地举起来，在肩膀上方停留了三秒钟，然后用力一挥，响亮地打在我的左腮上。父亲的手上满是棱角，沾满着成熟小麦的焦香和麦秸的苦涩。六十年劳动赋予父亲的手以沉重的力量和崇高的尊严，它落在我脸上，发出重浊的声音，犹如气球爆炸。几颗亮晶晶的光点在高大的灰蓝色天空上流星般飞驰盘旋，把一条条明亮洁白的线画在天上，纵横交错，好似图画，久久不散。飞行训练，飞机进入拉烟层。父亲的手让我看到飞机拉烟后就从我脸上反弹开，我的脸没回位就听到空中发出一声爆响。这声响初如圆球，紧接着便拉长变宽变淡，象一颗大彗星。我认为我确实地看到了那声音，它飞越房屋和街道，跨过平川与河流，碰撞矮树高草，最后消融进初夏的乳汁般的透明大气里。我站在我家浑圆的打麦场与大气之间，我站在我家打麦场的边缘也站在大气的边缘上，看着爆炸声消逝又看着金色的太阳与乌黑的树木车轮般旋转；极目处钢青色的地平线被阳光切割成两条平行曲折明暗相谐的汹涌的河流，对着我流来，又离我流去。乌亮如炭的雨燕在河边电一般出现又电一般消逝。我感到一股猝发的狂欢般的痛苦感情在胸中郁积，好象

是我用力叫了一声。

父亲佝偻着腰，高大地站在我的面前，那只打过我的手象一只兴奋的小兽一样哆嗦着。父亲穿一条齐膝盖的黑色长短裤，赤脚，光背，头戴一顶破了边的卷曲如枯叶的草帽站在我面前，我的父亲，我的威严的父亲用可怜的目光看着我。白炽的阳光里挟带着一股恶毒的辣味，晒着父亲棱岸的肩膀和两只崎岖的大脚。父亲象麦场上生出来的一棵无叶树，不给我丝毫荫凉，他使我灼热难捱。我说：爹，你听我说……父亲柔顺地说：你别说了，我的儿，你想错了！爹已经七十岁了。我说：不，我要说，爹，你不懂，你什么都不懂！（爹前进一步，我后退一步）爹说：我什么不懂？我说：你打我是犯法的！父亲开颜一笑，趑趄趑趄地抢上来，左手一挥，象往锅边上贴饼子一样打响了 my 右腮。我犯法了，杂种，把你爹送到局子里去吧。爹满脸膨炸着说。我并无悲哀，泪水流出了眼眶。我的双耳共鸣着，模模糊糊地看到父亲的手臂在空中挥动时留下的轨迹象两块灼热的马蹄铁一样，凝固地悬在我与父亲之间的墙壁上。

其实没有墙。阳光射到父亲身上，反射出一圈褐色的短促光线，父亲象一件古老的法器灿烂辉煌。他脸上有一千条皱纹，每条皱纹里都夹着汗水与泥土，如纵横的河流，滋润着古老的大地。家乡的土地是黄褐色，深厚的土层下边是古老的沧海，它淤积了多少万年，我爷爷的爷爷也许知道。父亲用古老的犁铧耕耘着黄土地，在地上同时在脸上留下了深刻悲壮的痕迹。父亲用脸来证明着我的该打。爹！我又叫了一声爹，你不能这样粗暴地对待我。我也是大人啦！爹说：比你爹还大吗？你要是敢给我毁了他，我就打死你。我说：你

以为我不想生个儿子吗？可我已经生了一个女儿，已经领了独生子女证。我是国家的干部，能不带头响应国家的号召吗？父亲的嘴角沉重地垂下去，两道混浊的泪水冲刷着落满灰土的面颊。我们偷着生，不去报户口，不行吗？父亲说。我说：这是生孩子，不是养个小狗小猫。再说，我们的领导已经知道了。父亲说：你们领导是怎么知道了？我说——我没说这句话前心里充满了怒火，我没说这句话前心里先说：你们把我害苦了，当然，我也把你们害苦了。

大约二十年前，我刚刚上小学，留着齐额短发。有一天，母亲对我说：过来，把裤裆给你缝死吧。我说：不，撒尿不方便。母亲说：你是有媳妇的人了，还穿开裆裤，不怕人家笑话？我说：什么媳妇？母亲说：你爹给你从北庄订了一个媳妇。我说：什么媳妇呀？母亲说：给你做饭，缝衣裳，生小娃娃的媳妇。我说：我不要。母亲把我的裤子扒下来，用一根长长的粗线把我的裤裆缝起来了。

后来，我一年年大起来，骨骼肌肉长破了一件件衣服，乌黑的胡须盖过了柔弱的茸毛，我终于懂了“媳妇”的重大使用价值。我见到了她，隔着很远。那天，我们村请了一台戏，戏台子扎在干枯的河里，四乡八疃都来看。她扛着一条被几辈人的屁股磨得乌黑发亮的板凳，跟在一群小女孩后边。有人对我说：那个大高个子是你媳妇，我慌忙跳开眼，见戏台上挂着一块天蓝色的大布，几十领淡黄色的苇席托着天，锣鼓家什打成一片响，台下的孩子喊爹叫娘。锣鼓家什响一阵，停了，琴师嘎嘎吱吱的调弦声响，鲜明地盖了河道。我终究忍不住，一斜眼，就盯住了她。她身躯高大，因为是夏天，熟透了的胸脯把一件被汗水浸白了的对襟式红褂子

撑得开裂。她生一张通红的大脸，头发乌黑。她把那条看着就知道沉重的凳子放下，一屁股坐下去，头刚抬起来，胸还未挺直，人就突然弯曲歪斜着矮下去了。她站起来，脸侧对着我，有三十米远，眉眼看得清楚，腮帮有些凸，小皮球般饱胀。她从河沙里把凳子拔出来，用脚把沙土踢到凳子腿钉出的眼里，四个眼全填满，又跳动着踩，她全身的肉跳，好一阵，又放好凳子，坐下。我看到那四条凳子腿在人腿缝里又陷下去了，似乎滋滋如泥鳅钻洞，陷了一会，停住了，她身后又接上了一片人，我牢牢地盯住她从人缝里露给我的半边身子，心里一阵阵潮起潮落。胡琴钻出锣鼓。锣鼓淹没胡琴。浪潮吞没沙滩，浪潮吐出沙滩，娘——你在哪儿？一个左手握玉米面饼子右手提白根绿叶羊角葱的女孩子站在戏台上大声喊。村里那个人又戳我一下说：你媳妇那腓盘真够宽广的，你要惹她生了气，她一下就把你墩扁了。我说：去你娘的。戏台上出来一个李铁梅，红鞋，红裤，红袄，红腮，两眉之间点一个拇指大的红胭脂，长辫子上扎着红绳，手里提着红灯。村里那个人说：又是《红灯记》！我没搭腔，眼睛总往人缝里溜，看一眼，心一热，又一凉，凉了又热了，我不知是幸福还是痛苦。这年秋天我当了兵。假如我不去当兵，假如我当了兵没提干，假如提了干没上大学，假如上了大学没住医院，假如住了医院没碰上那位单眼皮大眼睛的女护士，就不会有一连串的烦恼发生，也不会有今天。父亲沉重的巴掌打得我灵魂出窍，我的脸上热辣辣的。一摸，摸到一根根胡萝卜般的凸起。

我的脑袋变成了空桶，蜜蜂的哼叫声掺合着远天的音爆声在空桶里碰撞回折，翻腾盘旋。你就别管了，反正我知道

了。我没说这句话之前心里就充满了怒火。爹说：你告诉我，是哪个狗娘养的告诉你的，我去跟他拼命。我说：是公社计划生育委员会给我的信，我向领导汇报了，才赶快回来。父亲懊丧地吼了一声，他的手抖抖索索地举起来，把胸膛上的一个牛虻打飞，又拂去十几颗麦糠。那么，那么，孩子，你就忍心把咱这一门绝了？父亲悲哀地看着我说。我不是有一个女儿吗？我说，怎么能算绝了呢？爹说，女儿不是儿，女人不算人。我说：印度总理、英国首相、丹麦女王、田副县长，不都是女人吗？你见了田副县长连头都不敢抬！爹说：这不是一码事。我求求你啦，放了他的生吧！蹲监坐牢爹替你去。我说：不行！爹，不行！

我的情绪恶劣，我对父亲巴掌的畏惧消失了。我就要三十岁了，父亲打我前的激动和打我后的颤抖使我意识到我已把大部分身体挤进了中年人行列，决定与我有关的事情的权力在我手里而不应该在父亲手里，父亲打我，应该解释成他交出权力之前的无可奈何的挣扎。我的心冰冷坚硬，不管怎么说，也不能让我投降。妻子瞒着我怀上的胎儿的留与流，甚至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自作主张。

父亲转过身，向着打麦场边的矮墙走去，矮墙外，那棵被烈日灼伤了的小椿树垂着所有的叶子，把一块暗淡的影子掉进矮墙里，造成一点点荫凉的感觉。父亲立在椿树斑驳的影子里，褐色的肉体上漏上一些不规则的白得发绿的光斑，非常炫目，非常美丽。他摘下那顶似乎一口气就能吹破的草帽，提在手里，并不用它扇风。场上的麦秸在烈日下暴躁地响着，到处都在反射光线，所有的颜色都失去颜色，我的眼前一片白后是一片黑。一阵风吹过来，椿树叶不得不动几

下，立刻又垂下头，粘滞 in 混浊的空气里，象一簇簇硫磺火苗。父亲面对着我站着，站得那么遥远寒冷，他的脸一团黑，疲乏地垂着两条长臂，长臂好象经不起大手的重量才被坠得这般长，血液好象流进了大手才使大手这样大。父亲的手上凝集着令世界悲痛而起敬的表情，这表情唤起我酸涩的感情，我的舌头在嘴里熟了。父亲的手一只在髌骨间垂着，一只捏着草帽垂在髌骨间。那草帽令我吃惊害怕，我吃惊它怎么还能作为草帽存在着，我害怕父亲不小心捏碎了它。它一旦破碎，就会变成焦糊的粉末辛辣的粉末，飞散进粘滞的空气里，使重浊的夏天更重浊。在青翠的麦苗与金黄的麦浪之间，我的妻子怀孕了。

父亲挥手打我时，我的心里酝酿着毁灭一切的愤怒。新帐旧帐一起算！我看到在我们父子三十年的空间里，飞动着铁锈色的灰尘，没有温情，没有爱，没有欢乐，没有鲜花。但是我知道我的感觉是偏颇的。父亲伛偻的腰背和遍身的泥土抗议我的偏颇，他的骨头上刻着劳动的深痕，他的眼睛里结着愁苦的车轮轧出的血红的辙印。他站在疲乏的椿树下好象一个犯人，在我面前，垂下了灰白的头。我听到从他的喉咙里发出一阵“喀啦喀啦”的声音，随着这声音，父亲耸着肩，慢慢地、慢慢地蹲下去。父亲被我打败了。我站在火热的太阳下，表皮流汗，内里凉冷，我的空壳里，结着多姿多彩的霜花，还有一排排冰挂，状如狼牙……

我是匆匆赶回来的，穿着都市里通俗的衣裤。面对父亲，这衣裤顿时生辉，显示出高贵和奢侈，它有多余的口袋和钮扣，还有不必要的干净。打败了父亲，我感到深刻的罪疚：一个几乎是赤身裸体的老头子，七十岁了，蹲在他的衣冠整